

開卷十五年精選



墨磨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磨人生 / 蔡玉洗, 董宁文编.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 5

(开卷十五年精选)

ISBN 978-7-5317-3448-2

I. ①墨… II. ①蔡… ②董…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0002 号

墨磨人生

主 编 /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装帧设计 /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17 千

印 张 / 9.875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448-2 定 价 / 38.00 元

目 录

何满子	戏法史观·····	1
文洁若	纪念萧乾创办《中国简报》七十周年·····	4
车 辐	“吃安逸了”怀故人·····	8
陈丹青	展墙告白 ·····	11
丰一吟	天于我,相当厚·····	16
桑 农	“与我相合” ·····	19
龚明德	徐志摩为编校发脾气 ·····	22
戴 煌	且说蜗牛居 ·····	26
叶至美	去八条 ·····	29
戈 革	他们仨 ·····	33
吴小如	学术“量化”误尽苍生 ·····	37
宫 玺	听艾青议诗 ·····	39
辛 笛	无题 ·····	44
于光远	双浅斋 ·····	46
方 成	一个难题 ——谈幽默 ·····	48
刘春杰	我和我的画 ·····	50
罗文华	秀才人情纸一张 ·····	53
陈乐民	我们还需要“启蒙” ·····	58
毕克官	出书的遗憾 ·····	61

王伟强	诗人的银行生涯	65
戈 革	常恨乾坤有外行	69
文洁若	老舍名著《猫城记》的启示	73
谢蔚明	刘晓庆和她的《我的路》	78
林 非	对于评价周作人的点滴想法	80
吕 恩	长虹永存	85
戈 革	我送给于光远先生的几色寿礼	88
彭燕郊	书人雅号	91
吴小如	“汉化”的力量	95
秋 禾	巴金的“书与人”	98
黄 裳	书缘小记	107
桑 农	马悦然讲的两则轶事	109
周翼南	曾卓的“还书信”	111
李福眠	王云五主编《人人文库》	114
龚明德	“珍视每一滴文人的心血”	117
赵 鹏	张孝若诗赞胡适之	121
王圣思	诗情诗谊长存	124
徐明祥	侯井天与《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129
钟叔河	张公诗序	136
吴振武	关于冯文炳的一个笔名——法	140
舒 芜	扬之水的学术成就	142
朱 健	彭燕郊的诗：四五“斤”	144

高 信	三十四年前画柳青·····	146
陈子善	老舍二题·····	150
躲 斋	读书的情境·····	155
桑 农	炼句功深石补天·····	157
邵 川	林散之的爱情诗·····	161
曾伯炎	书生书瘾·····	165
董国和	于光远的第一本书·····	169
李 辉	朱正与《封面中国》“朱批本”·····	173
周退密	文史馆感旧录·····	179
韩石山	遇贤者自无妄言·····	210
柳和城	蔡元培为杨氏姐妹三订润例·····	215
朱 健	缘结世界语·····	221
辛丰年	忘与不忘·····	224
黄 裳	记忆的碎屑·····	226
杨 苾	掌声响起来·····	230
章洁思	美丽的樱花·····	234
姚宏越	谁是欧美留学生中读书最勤者? ·····	238
叶小沫	爸爸和他的《诗人的心》·····	240
毕克官	年老也需“恶补”·····	246
安 迪	长生·····	252
谷 林	德不孤,必有邻 ·····	254
来新夏	论“老人十反”·····	258

丰一吟	三脚猫·····	261
吴振武	从小事看启功先生的豁达与尊老·····	264
李 伟	傅雷之死·····	269
周有光	孔子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272
眉 睫	我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	275
沈 寂	未尽孝终成憾·····	285
王元化	纪念鲁迅的几句话·····	289
林建刚	谢泳:故纸堆里求学问 ·····	291
吴心海	纪弦: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 ·····	301

戏法史观

何满子

你读过《平妖传》吗？书中有个杜七圣和弹子和尚斗法的故事。说杜七圣在广场上变戏法卖符，将小儿的头割下，覆以衣衾，下一步当然是小儿活了转来，鲜龙活跳地蹦出。只因杜七圣在施法前口出狂言，惹恼了正在广场旁面馆楼上看热闹的弹子和尚，和尚便同他开个玩笑，用法术将小儿的魂弄了去，盖在桌子上的小碟子下。杜七圣连施三次法，小儿都活不转来，情知有高人和他过不去，再三求告，说好话也不应，于是恼了：你要我小儿的命，我也要你的命。当场在广场上埋下一粒葫芦种子，刹那间发芽伸藤开花结果。杜七圣一刀向葫芦劈去，随着葫芦落地，楼上吃着面的弹子和尚也头颅落地。无头

和尚急忙起来，将头拾起，装在脖子上，说自己只顾吃面，忘了把小儿的魂还他，立即揭开小碟，刚揭开，那边广场上的小儿也活着跳了出来……

这是一个神魔故事，把江湖上变戏法的幻术和能识破幻术的高人的破法手段都神异化了。事实当然是，变魔术全靠一点眼明手快的“过门”，即俗称“遮眼法”；当今世界魔术大师把箱中美女拦腰锯断而美女仍玉体无损，也是用光电科技造成的幻视。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靠这点巧妙赢得围观者哗嚓哗嚓地投币而已。

变戏法跑江湖的惯家深知世人有的是能人，会识破他的那点巧妙，提防有人捣乱，一上场就先拱手作揖，说一番“出门靠朋友”之类的公关美言，央告能人包涵，不要砸了他的衣食饭碗。倘观众中有不识相者，识破了戏法而加以揭破，变戏法的便恨之入骨；更不说弹子和尚似的破了杜七圣的法，自然要下毒手来拼个你死我活了。

有道是“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广场上变戏法亦如舞台，也是大千世界的缩影。现实中小至于市场中人的尔虞我诈，大至于运筹帷幄的权力操作，都可以视之为变戏法，内中只有技术拙劣或手段高明之分罢了。记得一九四七年冬，那时我在南京当记者，一天去采访了蒋政权召开的傀儡戏般的“制宪国大”会议，出来后顺道到蓝家庄民盟办事处采访，遇到章伯钧先生，问起“国大”，他说：“装得跟真的一样吗？”这句高明的隽语牢牢地嵌入了我的脑里。他真是能识破变戏法的底细的明智之士，把权力操作的戏法“过门”都看穿了。

以舞台拟人生的说法到处通行，人们习言“政治舞台”“国际舞台”“金融舞台”等等，可名之曰“舞台史观”。将世事拟为戏法的“戏法史观”其实也颇确切。不仅与如今通行的“暗箱操作”和变戏法用块黑布挡眼、背后做手脚无异，公开表演宣示于众的许多施为亦可作戏法观；不过变戏法者“装得跟真的一样”，能逗得傻乎乎的群众信以为真而已。

不过，高明的看客得千万注意，即使看破了是变戏法，看破了它的“秘门儿”（这是四川方言词语，犹言“内幕”），也绝不可吭声，切忌点破。否则，变戏法者会恨入骨髓，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古往今来以口舌致祸的人，大抵由于多嘴。或者看得破，熬不过，一冲动就喊出“皇帝是光屁股”，那就够你惨的了。

二〇〇〇年八月，上海

纪念萧乾创办《中国简报》七十周年

文洁若

萧乾的一生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扎根祖国，放眼世界；勤于思考，大胆创新。”

早在一九三〇年秋，刚迈入辅仁大学英文系门槛的萧乾，就拉着美国青年威廉·阿兰，在文化古都北平策划起《中国简报》。那是我国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刊物之一。阿兰比萧乾略大几岁，是揣着母亲送给他的一笔钱，去闯荡世界的。但是在北平结识萧乾后，他认为把手头的钱悉数用来办刊物，远比周游各国有意义，遂逗留下来。阿兰对中国一无所知，必须临时抱佛脚，萧乾课余还得打工挣学费，所以做了将近一年的准备。创刊号发行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第

八期则于七月二十九日问世。

目前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中国简报》是一份周刊，它的宗旨是向关心中国社会、文化进展的英语世界“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势以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其背景”。《简报》报头下面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关于文学、社会、艺术动向的文摘周刊。”报纸发行人是美国人威廉·阿兰，文艺版主编是萧乾。

现存的《简报》一至八期，刊载了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野草》，郭沫若的《落叶》，茅盾的《野蔷薇》《从牯岭到东京》，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创作之回顾》，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徐志摩的《自剖》《灰色的人生》（诗），闻一多的《洗衣歌》（诗），章衣萍的《从你走后》等，还对这些名作一一作了粗浅的评介。

在第八期上，文艺版主编萧乾公布了专栏的蓝图：一、每期介绍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述其身世、性格、作风，选择其代表作（指短篇）”。准备陆续介绍蒋光慈、叶绍钧（圣陶）、张资平、周作人、谢冰心、丁玲、胡适、谢冰莹、苏曼殊、胡也频。二、力求翻译介绍能够代表作者的文艺思想、作风特点、反映作者的生活背景的作品。三、计划出以下专号：“文学革命号”“革命文学号”“中国新诗坛号”“南国戏剧运动号”“北平小剧院运动号”“国故派与白话文学派之战”“语丝与新月社、创造社之论战”“汉译西洋文学书目”。

计划后面写道：“通过以上简略介绍使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坛有初步认识后，就开始刊登新文学的短篇作品。因为对象是对东方文坛茫然无知的读者，所以评论不求深刻，透辟。计划

虽然大得惊人，但只要文坛同道襄助，我们并不视为畏途。”

这个计划大体上包括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间的成就。由此可见，萧乾这个《中国简报》文艺主编的眼界是广阔的。他十六岁那年的夏季在北新书局当过一名练习生，曾大量阅读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十九岁考上燕大国文专修班，受教于杨振声教授，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有了基本知识。他从九岁起就跟着四堂嫂安娜（美国人）苦读英文，大学一年级时已开始帮助系主任雷德曼改同窗的卷子了，其实就是担任助教的工作。

可惜由于经费不足，《中国简报》夭折了，威廉·阿兰带着一大批刊物回美国去了。他对萧乾说，真没想到中国之旅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真是不虚此行。

这份英文文艺周刊在当时旅居北平的西方读者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辅仁大学英文系主任、爱尔兰裔美国神父雷德曼的鼓励下，萧乾将《王昭君》（郭沫若）、《艺术家》（熊佛西）和《湖上的悲剧》（田汉）译成英文，又用英文写了《棘心》（苏雪林）的书评，均发表在《辅仁》杂志（一九三二年）上。

一九三三年萧乾转学到燕京大学，改读新闻系。教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正在编译一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也就是《活的中国》。斯诺也看过《中国简报》，知道萧乾热衷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就邀萧乾参加《活的中国》的编选、翻译工作。结识萧乾之前，他已经在上海完成了这部集子的第一部分，其中收录了鲁迅的六篇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和一篇杂文（《论“他

妈的!”》)，都是由姚莘农翻译的。斯诺请萧乾来翻译第二部分。其中共收短篇小说十七篇，作者十四人：郭沫若（《十字架》），茅盾（《自杀》《泥泞》），巴金（《狗》），郁达夫（《紫藤与茑萝》），丁玲（《水》《消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柏子》），林语堂（《狗肉将军》），田军（《第三枝枪》《在“大连号”轮船上》），张天翼（《移行》），沙汀（《法律外的航线》），孙席珍（《阿娥》），萧乾（《皈依》），杨刚（《日记拾遗》）。

杨刚后来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在斯诺的执意要求下，萧乾和杨刚各自提供了一篇作品。杨刚那篇《日记拾遗》（署名“佚名”）就是她根据本人所写的短篇小说《肉刑》译出的。

萧乾译完初稿后，通过斯诺的修改学会了“文字经济学”，也就是语言的简练明快，真切自然。萧乾可以说是借着帮助斯诺来编译《活的中国》，从而完成了自己在《中国简报》第八期中提出的计划。

在当今世界上，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正在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比起七十年前，各国人民更需要相互理解和沟通。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也日益成为当今文化界的共同愿望。七十年前萧乾的心愿正逐渐地变成现实。我相信，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会不断地加深，并在二十一世纪进一步合作，携手开创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吃安逸了” 怀故人

车 辐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黄昏，我刚出宿舍大门，右边人行道上来了四人，为首的张西洛，开口便说：“正来找你，都是熟人，用不着介绍了。”我说：“远道而来，请进去坐坐。”

西洛说：“我们从招待所来找你，去找一家地地道道的真正成都味馆子，大家肚子唱空城计了，快走——”

我一看是大名鼎鼎的杨宪益老人，老作家周而复，老报人王家鼐，他还抱了一瓶五粮液。

恭敬不如从命，时间又这么晚了，又在哪儿去找真正的成都味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带领他们直奔离此不远的“大同味”去，碰碰运气。

说时迟，那时快，我抢先几步，先看到灶头上掌勺师傅易正元，我好生心喜，有了他，今晚吃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杨宪益、周而复居上座，家鼐坐周而复、张西洛之间，我坐左边，算是敬陪末座。我首先考虑到：杨宪老平时喜威士忌，周而复抗战中来过重庆，他对于酒是黄白两开，五粮液，杨、周二公均能品尝，叫的菜应是下白酒的菜，首上“竟成园”的芙蓉鸡片，这样菜是易正元的拿手。其次是大蒜鲢鱼，下酒菜，但南堂包席餐厅与一般饭馆在做法上，自有其高低，易正元师傅原是“竟成园”拌凉菜高手，解放后为“大同味”请来掌厨，他见多识广，以南堂餐厅味出之，做法正、格调高。我买了几块白面锅盔，手撕成块，放入剩余的鲢鱼汁子内。这个吃法，不料竟使杨、周二公大为赞美。如何吃出“味在四川”，此一吃法也。

色彩较浓味较厚的菜吃完后，易正元又上一份素烧转弯，转弯又称拐弯，用鸡汤煨出来的鸡翅，加香菌合烧。鸡翅火功到家，入口骨肉分离，菌味入汁，香而且鲜。西洛说：“素烧类以北味山东菜见长，北京‘周和居’尤好，我记得叶圣陶先生五十大寿成都文艺界就在‘竟成园’聚餐祝贺的。”于是我从红锅灶头上去请出了易正元师傅与杨、周等介绍。吃饭时还来最后一味素烩汤，用成都特有的家常菜豌豆和青菜叶子成汤，回味鲜美。

临走，西洛凑我耳边说：“这一顿硬是吃安逸了。”

事隔十余年，易正元师傅去世了，于今张西洛兄又故去，人才凋零，美味何求？过去每隔几年，西洛总要同几位全国政协委员来此走走，来了总要点我的名去嚼一回成都味，而今我

中风后，骨折，二罪归一，半残了。“常恨此生知己少，何堪老
来哭人多！”草草此文，怀念故人！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六日于大慈寺北窗下